

我们的节日清明节

作品·梨花风起正清明

烟雨清明

■廖华玲

一场夜雨，淅淅沥沥直到清晨才停了下来。雨后，气清新、天清明，枝头飘落的“杏花雨”与拂过的“杨柳风”交织在一起，花落成雨，柳絮似烟，烟雨清明寄深情。

清明，逐雨而来。雨很细，像烟像雾又像风，丝丝缕缕，似有若无，却能滋养大地、润泽心田。这个时节，或许随口一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便能激活一场细雨，雨润万物，惊蛰的雷声都打不醒的小草睁开睡眼，舒展身姿，迅速地染绿江南岸。因为有雨，小河的水慢慢地涨了，波光粼粼，宛若徐徐展开的画卷，潺潺地流向远方；河边杨柳的芊芊细腰更加柔软，它们以风的姿态拂过，吹皱了一河春水，惊起一群水鸟的“啾啾”叫声；氤氲的水汽，让广袤的大地梦幻迷离，近处的村落炊烟袅袅，远处的群山云雾缭绕……春天的风物，无不被那霏霏的清明雨泼墨成一幅淡雅自然的山水写意长卷。

无尽哀思清明雨，一滴雨，几多泪，逝者的“清”与生者的“明”在天地之间默默地交流，断了魂，伤了神。借一枝柳笛，在雨中为你吹奏思念之曲，清明的烟雨漫入黄土，一层土的距离让阴阳两隔的人们回到一个世界。雨润清明，有爱，有情，爱与情蔓延

藏在花草中的思念

■刘希

自从父亲走后，一向爱热闹的母亲突然安静下来，并且痴迷上了养花。

父亲生前酷爱养花种草，家里的阳台上，客厅里，书桌旁，鞋柜上，都摆满了各种花草。而母亲却极力反对，她说养花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到外面散步，跳跳舞舒坦，为这，两个人没少吵架。

性格迥异的父母，结婚三十八年，也吵了三十八年。突然的，那个可以吵架的人，走了。

母亲一直自责不已，她觉得，如果早期和父亲好好相处，不和他吵，他就不会走得这么快了。但她也没有像我意料的消沉不已，而是和往常一样出去打牌、跳舞，玩得也不亦乐乎。只是，她开始接手养花，照管起父亲生前养的那些花花草草来。

白的茉莉，粉的兰花，鲜红的红掌花，黄的非洲菊，被母亲照顾得越发生机勃勃，郁郁葱葱的金边吊兰，碧绿青翠的芦荟，被母亲一字儿排放在阳台上，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花浇水，施肥，然后把花盆擦了又擦，擦了

竹龙寄相思

■李钊

唢呐一响，载着亲友们的哀思，竹龙绕着火堆飞舞起来。在老家，丧礼又被称为“白喜”，亲属会在出殡日会邀舞龙队一起“送归”。

十里八乡一有丧事，爷爷组织的舞龙队大多会接到邀请。在约定的时间，舞龙队带上唢呐、锣鼓赶赴目的地。到主家时，舞龙队吹吹打打，左挥右舞，曲调虽然哀痛，但也能让沉痛的氛围散去几分。

龙头的制作最为复杂。篾条在爷爷的手中变得多声听话。只听“唰唰唰……”的声音响起，手指翻飞间，经纬线交织错落，篾条唱出轻快的歌，转眼间，爷爷已用竹枝和篾丝勾勒出龙头的形状。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形状奇怪的“箩筐”。我第一次见到，笑着跟爷爷说“好丑”。爷爷笑得很开心，说是这条龙还小，还没长开，过两天等它长大了，长开了，你再来看。

我曾见过竹龙飞舞的模样，急促的锣鼓，响亮的唢呐，一条从天而降的彩龙，或起或落，骄傲的

成绵绵的怀念，挽成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不尽的雨幕，我们的爱不会谢幕，永远一往深情。

记忆中，家乡小镇的清明总是在丝丝细雨中来临，雨洒落在坚硬的青石板街面上，无声无息，使人思绪万千，黯然垂泪。小镇的青山之上安息着先人，拔净一片乱草，培上几把新土，一垄新土，那是生命的鲜活，亲人们的面庞在细雨中渐渐清晰起来……

时光轮回，逝者与生者奔走在这霏霏细雨中，往来成古今。也许，人们的泪水在这个祭奠的日子里不能深切地代表对亲人的怀念，唯有清明的雨才能给予一种世间大爱，抚慰生者的心灵，因为我们相信：生命的慈爱大于眼泪。

清明时节，杨柳新吐，草木碧翠，大地一派勃勃生机。生命的力量在雨的世界里孕育着、滋生着，万物生长正此时。

一缕烟，模糊了视线，朦胧了外面精彩的世界；一场雨，清洗了尘，也清洗了心。烟雨清明何尝不是为我们隔离了世间的喧嚣，洗净了心尘，营造出一种清明之境。其实，清明就是自然的音韵和诗意，返璞归真，让心灵安宁，静享白居易所崇尚的“心田洒扫无尘”的清欢。

烟雨朦胧，无处不清明，把所有的爱遥寄在雨中。

又擦。

去年冬天一场大雪，将母亲精心侍弄的花儿冻死，只剩下几盆滴水观音。母亲心痛极了，痛哭了一场。这是父亲走后，她第一次畅快淋漓地痛哭，我们一点也不理解，父亲走后她没有哭，却为了几盆花哭得肝肠寸断。

春天来了，母亲去花店里淘花，渐渐的花卉品种多了起来，又回到原来花香满屋的样子，家里又有生气了。

一日，我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来家玩耍，她突然惊讶地叫起来：“你妈妈养的花，跟你爸爸原来养的花都是一样的品种呢。难怪我看着这些花儿老是感觉叔叔就在身边一样。”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这才知道，母亲对父亲的思念都隐藏在这小小的花草里。她让这些花儿持久地在我家生长，为的是，体验父亲生前的快乐，为的是，让父亲的生活气息一直都在。

我也终于理解了她的良苦用心。也渐渐明白，有些爱情，是从不需要向外人道的，有些思念，是从不需要用泪水表达的。

母亲的“清明糕”

■王国梁

母亲的“清明糕”，其实是年糕，用黄米面、大枣和红豆做的。母亲每年清明节都要做“清明糕”，为的是祭祖的时候带给去世的外祖母。

我的家乡有蒸年糕的习俗，母亲最爱吃外祖母做的年糕，她曾经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快过年时，一进门看到屋子里热气腾腾，飘满了年糕的味儿，可以敞开来吃年糕了，就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”那个年代，平时都吃不饱，只有过年才能解解馋。外祖母蒸了年糕，自己舍不得吃，全都留给母亲。

后来，生活条件好些了，外祖母每年都会蒸两次糕。过年蒸年糕，年过完了之后，年味完全飘散了，外祖母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，会再蒸一次糕。那时候，母亲已经去县城上班了。外祖母蒸了糕，会步行30多里路，给母亲送糕。外祖母说：“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吃糕吧。”

时光飞逝，外祖母老了，身体也越

来越不好。她便执意要教母亲蒸糕。她对母亲说：“你爱吃糕，等我走了，你就吃不上我蒸的糕了。”

母亲开始跟着外祖母学蒸糕。母女俩总是心意相通，再加上母亲也是心灵手巧的人，很快就掌握了蒸糕的技巧。母亲学会蒸糕之后，外祖母便不再蒸了。轮到母亲蒸糕给外祖母吃，可惜只过了两年，外祖母就去世了。

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母亲每年清明节都要蒸糕。她把糕带到外祖母的坟前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妈，我吃了那么多你蒸的糕，也得让你多吃几年我蒸的糕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每年都会吃糕……”糕成了母亲的情感寄托。

我想，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只要还有人惦记她，她就没有真正离开，就没有从世界上消失，因为她的气息还在，她的爱还在。母亲的“清明糕”里，有深深的惦念，有浓浓的怀念，有切切的思念。

忆奶奶

■张志松

奶奶离开我们有二十多年了，但时间并没有冲淡我对奶奶的思念。

还在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爷爷不幸得重病去下奶奶走了，奶奶一个人撑起家，含辛茹苦地把六个子女拉扯大。

印象中，奶奶对自己很抠门，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什么好吃的，可她对我们孙子孙女很大方，不仅给我们买糖果吃，有时候还给我们零花钱，那时候，奶奶住的是茅草屋，没有窗户，黑黢黢的，可我们放学后，却爱往奶奶家跑，在奶奶家的院子里做家庭作业，这时候，奶奶一边纳鞋底，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当我们做完家庭作业后，奶奶像是变魔法似地掏出花花绿绿的糖果给我们。晚饭后，我们就挤在奶奶的床上，听奶奶讲猫捉老鼠的故事，杨家将的故事、岳飞的故事等等，有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地听得睡着了，奶奶的床太小，她就找来几块木板拼凑在一起，我们六七个小毛孩就这样挤在奶奶的床上，要多热闹就多热闹，要多开心就多开心。

随着我们离家到外地读书，奶奶的茅草屋一下子冷清下来。一次我回家，只见奶奶坐在门槛上呆呆地望着远处，我已经走到她跟前了。她还不知道，于是，我轻轻地喊奶奶：“奶奶，你怎么啦？”奶奶听了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唉，我们都长翅膀了，一个个都飞出去了，留下我一个孤老太婆看家了。”我听了，顿时鼻子一酸，蹲下身来，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你放心好了，等读完书，我们都会再

回来陪伴您。”奶奶笑着说：“好好好，还是我孙子懂事，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。”我已经长大了，哪里还舍得让奶奶给我花钱。奶奶依然从口袋里掏出七八枚一元硬币，说：“这是我昨天卖萝卜的钱，拿着，别嫌少。”我听了，更是心头发酸，想想昨天下着丝丝的小雨，路上湿滑滑的，上了年纪、身材瘦小的奶奶披着塑料雨衣，到菜地里拔萝卜，还要把根须洗净，再扎成把，然后，起早挑到集市上去卖，估计吆喝了大半天，才卖了七八元。这么想着，我把奶奶递过来的钱挡了回去，哽咽地说：“奶奶，你以后别种菜地了，等我们上班挣钱了，一定会孝敬你的。”奶奶听了，流下几滴浑浊的泪珠，说：“谢谢大孙子，我恐怕等不到这天了。”

真是一语成谶，那年的初夏，我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座湖北小城上班，一个午后，我忽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，说，奶奶病危。放下电话，我火速回到老家，只见奶奶闭着眼睛躺在一张草席上，脸苍白得像一张纸，也凹下去了好多，我握着奶奶干枯、冰冷的手，哭喊着：“奶奶，我回来了。”许久，奶奶终于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看到我，她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喜悦，随即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这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连忙掏出刚发的工资，大声哭喊着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已经领到工资了。”我可千唤万唤，再也唤不来疼我宠我的奶奶了……

奶奶走的那年，八十四岁。

今又清明

■美国建

清明前夕，我又回到了老家。

土墙、灰瓦、木门、锈锁，锁了一院的荒凉、清冷和寂寞。院里长满杂草，墙上的犁杖、孤独的烟筒牵扯着记忆，思念在青苔间随风肆虐……

“咋回来了？”彼时，父亲见到我们，掉牙牙齿的嘴，乐得合不拢，赶紧擦拭板凳，母亲忙着去厨房张罗饭菜……而今，门窗斑驳，触目伤怀。

都说“老向小”，弟兄之间我是老么，父亲把更多的爱给了我。过去农村收麦，全靠人工一镰一镰割，头顶火辣辣的太阳炙烤，热浪滚滚的麦田里，麦芒刺得胳膊又疼又痒。那时我正读小学，学校放“麦假”，当护林员的父亲心疼我，让我去林场守着，那里绿树掩映，一片清凉。庄稼活很少让我摸，好吃的都会给我留着。

读初中时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日子过得窘迫。那年中秋节，不知道母亲从哪得到一块月饼，精心包裹好给我留着，礼拜天回来，打开一看，已经发霉长毛了，母亲一脸惋惜和自责……后来，当我有能力孝敬父母的时候，总觉得无以回报——任何美味佳肴，都比不上那块月饼的味道，虽然没吃一口，却一直温暖着我。

父母凭着辛勤劳作，给我们弟兄

来

来

来

来

想念那个叫我“娃”的人

■王南海

十八岁，我入伍到敦煌。在部队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的连长。他当时三十岁左右，人瘦瘦的，身材笔挺，显得英俊潇洒，一张嘴是一口陕西话，他直着嗓子说：“你们这帮娃娃，从今天开始就是一名战士了。”

训练的时候，连长要求极高，我们内心里都有点怕他。刚刚下连队，我突发急性阑尾炎。连长赶紧把我送往医院。医生急急地说：“马上手术！家属呢？”连长大着嗓门儿说：“我是他的连长。”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手术单上的家属栏签下的是连长的名字。刚做完手术，医生叮嘱：“只能吃流食。”连长笑呵呵，拍着胸脯说：“娃儿只管休养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”于是，每天都有香喷喷的鲫鱼汤、鸡汤送过来。汤是嫂子每天为我炖的，连长负责把汤“火速”送到医院。离家几千里之外，我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。

那年，连长很认真地找我谈话，让我好好复习，争取在第三年兵时考上军校。我摇着头，说：“怎么可能，我的高中课程都没学好啊！”连长却用大手拍拍我的肩膀，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：“你能考上，肯定能考上！”

记得我入党那天，连长开心

极了，自豪地说：“我的娃是同年兵中第一个人党的呢。”

在连队，连长和嫂子陪我们一起过年。大年初一，只见连长换了一沓子新钱，挨个给我们发压岁钱。然后，他笑呵呵地对我们说：“等你们将来有了娃儿，我也发压岁钱。”我们哈哈大笑，媳妇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

第三年兵快结束时，我真的考取了军事经济学院。当录取通知书送达连队时，连长兴奋地给嫂子打电话：“今晚要摆酒，两桌，娃儿考上军校了！”那一晚，连长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手舞足蹈，又说又笑，朝我竖着大拇指，骄傲地说：“我的娃儿就是棒，考上了军校。”

当我从敦煌来到武汉求学的第二年，听说连长晋升为营长。再后来，他转业回到老家咸阳工作。每当邀请连长来我的老家看看时，连长总说：“不急，不急，等我退休了，有大大大把的时间。”

当兵久了，才知道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。告别新兵连，告别军营，甚至告别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2021年初冬，突然接到连长儿子的电话，他哽咽着说：“爸爸刚刚去世，与癌症抗争了一年多。”

我泪如雨下。那个一口陕西话，憨厚地叫我“娃儿”的人，再也回不来了……

微雨清明梨花白

■马俊

清明时节，气温恰好，风和景明，草木萌发，正是一年中最佳之时。此时也是百花开得最盛的时期，各色各异的花朵竞相开放，一派灿烂。清明时节开放的花朵中，我最喜爱的是气质独特的梨花。

在我的认识中，梨花的气质与清明这个节气最合拍。甚至可以说，梨花是为清明而开，清明是梨花的归宿。梨花有高洁之美，有优雅的气韵。她不像桃花那样妖娆，也不像杏花那样喜气，仿佛自带清冷气质，有点孤傲，有点超脱。梨花有身在凡尘又超然尘世之外的双重色彩，既能够与桃花、杏花、李花等一起撑起春天的场面，又能独树一帜展现她特有的魅力。

为清明而生的梨花，装点着人们的生活，也帮人们传递着情谊。单看一朵梨花，形状与桃花、杏花相似，并不出奇。因为洁白的颜色，使得她有了更好的辨识度。一朵梨花是一个精灵，一树梨花是一位白衣仙子，一片梨花是一片洁白之雪，片片梨花则成了白色的汪洋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雪似梨花，梨花如雪。梨花的气质虽然是清冷的，但开成规模就有了声势。我的家乡有很多梨树，广袤的土地上，农人打理的梨园一个连着一个。到了清明时节，花开浩荡，远远望去，如同白雪落于大地。一树树梨花，寄托着我们哀思和情思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当微雨飘落之时，千树万树的梨花就成了雨雾中的淡妆美人。那些梨树仿佛披着白纱裙一般，朦胧唯美。朵朵梨花之上，有细密的雨珠点缀，仿佛镶嵌了玲珑剔透的珍珠。微雨清明梨花白，人间几多伤怀？那些带雨的梨花，见证着人世间的聚散离合，见证着人世间的沧桑无常。人有悲欢离合，花有花开花谢。即使人生有再多的眼泪，有美好的梨花陪我们年年岁岁，也会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。

微雨清明梨花白，惆怅东栏一株雪。又到清明时节，你是否也会循着梨花的踪迹，去赴一场清明之约？

青团飘香

■杨志娟

青团是江南地区清明时节特有的一种吃食。杏花微雨，暖风摇曳，吃上一口，满嘴春天。

每到清明时节，人们就开始采艾草做青团。将鲜嫩的艾叶倒进井水里洗净，下锅焯水，捣碎榨汁，把青汁倒进准备好的糯米粉中，反复揉搓，像要把春天揉进糯米里。搓成长条后，摘成一个个小面团，用大拇指与食指进行挤压，使其成为一个碗状，再放入准备好的馅，捏拢收口。手指翻飞舞动，不一会几排青团就排排站立，像哨兵一样整齐有序。然后将其小心翼翼地放在蒸架上蒸煮，没蒸多久，草香便从锅沿漫溢出来，空气中氤氲着春天的味道，让人口水直流。

“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相拥，走过你走过的路算不算重逢？”站在老院中，往事历历在目——父亲在黄土地上挥洒汗水，土里刨食，用泥土一样深沉的爱，护佑子女周全；母亲用针线密密缝补千疮百孔的生活，苦难的日子里为子女遮风挡雨……

今又清明，跪在父母坟墓前，泪水划过脸颊，哀思绵延无穷。回忆着，悲切着，感慨着……恍惚间，一个声音在耳边萦绕：“咋回来了？”